

乱

彈

及

其

他

總 目

上 篇

亂 彈	1
序	3
世紀末的悲哀	6
吉訶德的時代	8
一種雲	10
非洲鬼話	12
苦力的翻譯	15
民族的靈魂	17
流氓尼德	20
鸚哥兒	24
沉默	27
暴風雨之前	29
新鮮活死人的詩	31
不可多得之將才	34
拉塊司令	37
小諸葛	39
老虎皮	42
『匪徒』	45
英雄的言語	47

財神的神通	50
狗道主義	53
紅蘿蔔	56
懺悔	58
反財神	61
小白龍	64
啞吧文學	67
畫狗吧	69
詩	71
『向光明』	73
小說	75
『矛盾』的繼續	77

下 一 篇

論中國文學革命	89
學閥萬歲	91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	113
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中國文	148
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	177
中國文學的古物陳列館	187
論大眾文藝	197
大眾文藝的問題	199
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	207
我們是誰	225
歐化文藝和大眾化	229
論文輯存	235
請脫棄『五四』的衣衫	237
『自由人』的文化運動	239

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	244
革命的浪漫諦克	259
戰爭文學	263
斯大林和文學	267
蘇俄文學的新階段	272
論弗理契	288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296
談談『三人行』	319
美國的真正悲劇	326
滿洲的『毀滅』	333
『錢流』在巴黎	337
論翻譯	342
再論翻譯答魯迅	351
譯文補遺	365
高爾基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367
新土地	372

亂彈

代 序

中國黃金時代的紳士，曾經有過自己的藝術。那所謂『黃金』，當然也是從紳士的觀點來說的。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可是，要講咱們末世還記得的流風餘韻，那還是說得近些罷。三代的『韶樂』，現在即使沒有失傳，至多也不過給吃租階級的大魔王做做『配享』，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出棺材的時候，就用了『韶樂』；對於小市民，這是輪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崑曲』，却跑到了上海的無線電裏來了。這一個中國的『國粹』居然發揚而光大了。不但第一名的市民，而且第二名到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欣賞欣賞。

『市民』——*citizen*是所謂自由的公民，是和『奴隸』對待的名稱，這就是現在中國上海式的紳商。但是，紳商究竟和紳士不同。『商』和『士』一字之差，在時間上至少差了一世紀呢。而崑曲才是真正地道的中國舊式紳士等級的藝術。這老老實實是紳士等級，而不是紳士階級。乾嘉之世的紳士之中，固然不錯，也有些鄭板橋之類的名士所瞧不起的鹽商『鬚僧』混雜在裏面，然而，他們始終也是『官兒』，至少也是類似於官的『準官兒』，他們也總要弄些身份，——譬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見官是用大紅名片的身份，總之，一定要加入那個紳士的等級。這樣，當時這種『等級的藝術』——崑曲是很盛行的，

咱們不在整理國故——原是在亂談——咱們暫且不來考據什麼元曲明曲和北調南腔，研究這些撈什子是怎樣從平民等級的歌曲裏發展出來的。咱們只說這傢伙到了紳士的黃金時代已經成了什麼東西！這種崑曲裏面，早就給許多貴族紳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餛飩』進去！這還是戲臺上的歌劇嗎？對不起，先要問一問：這所謂戲臺是個什麼樣的臺？這絕對不是草臺班的戲臺！聽罷。崑曲的聲調是多麼『細膩』，多麼『悠揚』，多麼『轉仄』，多麼『深奧』，——多麼低微，多麼猥瑣。真像他的主人的身份。崑曲的唱工是要拗轉了嗓子，分辨着聲母介母韻母，咬準那平上去入，甚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中國的四方塊的謎畫似的漢字，在這裏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障礙束縛揉擢蹣跚那音樂的發展，——弄得簡直不是活人嗓子裏唱出來的歌聲。這的確確是紅氍毹上的東西。無論怎麼唱得好，在二十步之外，就要喪失牠的神韻的，因為那平上去入的奧妙，本身就不願意給下等人聽清楚的。崑曲的戲臺原本是三開間的花廳裏鋪上一條紅地毯。聽的人就坐在離地毯五六步的太師椅上。站在二十步以外的二爺們，手裏夾着楠木的拜客帖子的盒子，他們是來伺候大人老爺的，不是來聽戲的。所以，崑曲也用不着給他們聽得懂。這本來是紳士的『第宅』——狀元及第之第——裏面的東西。唱崑曲的戲子，也和他們的同類『倡優所畜』的文人一樣，是豢養在這種第宅裏。

這樣一回事的崑曲真是『國曲』，值得和『國術』，『國醫』，『國什麼』等等……一同保存起來！中國的紳士搖身一變變成了紳商。崑曲也就削尖頭腦，一鑽鑽進了無線電播音臺了。

可惜，現在的市民始終是俗物居多，懂得崑曲的人實在有限得很。原來『乾嘉以降』不久，崑曲的清歌曼舞的綺夢，給

紅巾長毛的『叛賊』搗亂了，給他們的喧天動地的鼙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間，夾着這麼一段『可怕可恨』的回憶。不知怎麼一來，在同光之世，我們就漸漸，漸漸的聽見那崑曲的笙笛聲離得遠了，遠了，一直到差不多聽不見。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亂彈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現在時髦的早已不是崑曲，而是京戲了。

所謂京戲的亂彈皮簧是什麼？這本來是草臺班上的東西。高高的戲臺搭在曠場上，四周圍是沒遮欄的，不但鑼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的叫，纔配得上『亂彈』的別名，纔敵得過臺底下打架相罵的吵鬧。滿腿牛屎滿背汗的奴隸們，仰着頭張着嘴的看着臺上。歌詞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為禁不起那唱戲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臨了：不押韻的也押韻了，平仄不調的也就調了！這曾經是別一個等級的音樂，別一個等級的藝術。當然是平民等級了。但是，統治階級總有辦法的。皮簧既然登了大雅之堂，他們也就請你『雅化』了。樊樊山制軍，袁寒雲世子，王曉籟先生，某某老班等，也就來『愛美』——客串一下，串得個珠圓玉潤滿紙琳琅了。

這世界上的一切，其實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在中國，在這商亦非紳不可的國家裏，一切都要這樣套上馬勒口，不準亂來的。——『亂彈』始終又不亂了！舊規律舊禮教去了，又來了什麼新規律新禮教！

然而，在這個年頭，總有一天什麼都要『亂』。咱們非紳士的『亂』，不但要恢復，而且『亂』出個道理來的。

於是乎，咱們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亂彈起來，這雖然不是亂刀亂槍的機關槍裏的亂彈，至少暫時修得上天南地北七張八嘴的亂談。

世紀末的悲哀

時候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然而，黃金時代，雖則不遠，却不是這麼容易達到的。這要經過血污池，奈河橋，刀山，油鍋，以及……一切種種這類的東西。在這條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興奮，是痛快，是快樂？這都是又當別論，不在亂談之列。

只說世紀末的人們的確充滿着悲哀，實在『可憐』！

世紀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見着這麼幾點兒血漬，他就戰慄着，痙攣着……嚇得個半死不活。呵！神經衰弱的時代呵！但是，神經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為得病的病根特別些，他們會一跳起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變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絕後的勇敢。怕血症會變成渴血症。天在旋轉着，地在震盪着，洪水汎濫着，火山爆烈着，牛馬怒吼着……這是什麼？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駕馭這個世界的上帝雇用那些神經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絕後的人，來支持這個世界。也許正因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變得這麼勇敢。他們是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這像黑夜裏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響，越是因為他們的膽怯；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統，要叫出顯微鏡下放大一萬萬倍的家族和祖宗，來救命，來……

。叫着『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時

，口裏要喝洪水似的血，還不能解渴呢，這樣的狂叫，是自欺欺人的，不過是想掩過自己的膽怯，蓋住內心的悲哀，世紀末的悲哀。這是悲哀得發狂了。

同時，世紀末的人們之中，有些却很忠實於自己的怕血症。他們也許像兎子一樣，把自己的頭和美麗的血紅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腳爪底下，自以為人家看不見他了，因為他看不見人家了。他們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許『走出了象牙之塔』，可又走進了『水晶之宮』。象牙塔和水晶宮，還不是一樣的建築在血肉模糊的骷髏場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宮的裏面，始終是別有天地非人間的。這裏有肉感，有愛神，有……這裏是多麼清閒，又多麼孤寂，這裏是多麼瀟灑，又多麼悵惘！即使不幸謫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宮，也還會吹簫吳市，做個風雅的乞丐。一樣可以有牢騷，有落拓……等等的詩境。所有這些上帝御選的人們，總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詞，哼哼唧唧。這是些什麼神秘的咒語，還是白天說夢話呢？誰也不知道。憑他是滿腹浪漫主義的錦繡文章，或者是滿腔人道主義的憐憫，人家不懂得他們，只有他們自己懂得。這些呻吟並非無病的。病就在世紀末。病就在於世紀末的悲哀，那是衷心不可救藥的無窮無盡的悲哀。這也是悲哀得發狂了。

不過，發狂病也有好些種，上面講的，便是武癡和文癡之別。如果豺狼貓狗的動物院看厭了的話，不妨看看這文癡武癡的瘋人院，倒也怪有趣的。

吉訶德的時代

據說中國識字的人很少。然而咱們倒沒有統計過，如果說中國識字人只有一萬，或者兩萬，大概你總要搖頭罷？可是，事實上，所謂新文學——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種種新體白話書，至多的充其量的銷路只有兩萬。例外很少的。

其餘的『讀者社會』在讀些什麼？如果這一兩萬人的小團體——在這四萬萬的人海之中，還把其餘的人當人看待的話，我們就不能夠不說中國還在吉訶德的時代。『中國』！——我是說那極大的大多數人的中國，與歐化的『文學青年』無關。

歐洲的中世紀，充滿了西洋武士道的『文學』。中國的中世紀也就充滿了國術武俠小說。中國的人腦經裏劍仙在統治着。西班牙中世紀末年的西萬諦斯寫了一部『吉訶德』，把西洋武士道笑盡了。中國的西萬諦斯難道還在搖籃裏麼？！或者還沒有進娘胎！

不錯，中國的『水滸』是一部名貴的文學典籍。但是，恐怕就這一部罷。模仿『水滸』的可以有一萬部，然而模仿到什麼地方去？草澤的英雄，結果即使不是做皇帝，也不過是劫富濟貧而已。我們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種『過屠門而大嚼』的人！——這個年頭，這個世界，不但恨貪官污吏豪強紳商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恨的對象，又新添了好些貪工頭，污那摩溫，大小賣辦，×國新貴。——恨得真正切齒，你可以看見

他們眼睛裏的兇光，可以看見他們緊張的神經在那裏抖動，你可以看見他們吃燒餅的時候咬得特別起勁，這是他們在咬『仇人』的心肝，剛剛他們腦經裏的劍仙替他們殺死了挖出來的。然而，既然這樣恨這些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貪什麼，污什麼的，那麼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要怎麼幹呢？——他們是各不相關的，各不相顧的。雖然他們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塵一樣，每一粒都是分離的，這不僅是一盤子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們等待着英雄，都各自坐着，垂下了一隻手。爲什麼？因爲：『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後事如何』？那麼，『請聽來生分解』吧。

至於那些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嵋山五台山去學道修仙煉劍，——這樣的事，雖然近一年來單是報紙所登出來的，就有六七次，——始終可是，還是比較的少數。這總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

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麼樣的英雄？那你不用問，請去想一想；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包公，彭公，施公，是些什麼樣的人物，那些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是一個青天人老爺，英雄又會怎樣高明呢？

武俠小說連環圖畫滿天飛的中國裏面，那中國的西萬歸斯……還是在搖籃裏呢，還是沒有進娘胎！

一 種 雲

天總是皺着眉頭。太陽光如果還射得到地面上，那也總是稀微的淡薄的。至於月亮，那更不必說，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慘淡的眼光看一看這罪孽的人間，這是寡婦孤兒的眼光，眼睛裏含着總算還沒有流乾的眼淚。受過不止一次封禪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只留一點山腳給人看，黃河，長江……據說是中國文明的母親，也不知道怎麼變了心，對於他們的親骨肉，都擺出一付冷酷的面孔。從春天到夏天，從秋天到冬天，這樣一年年的過去，淫虐的雨淒厲的風和肅殺的霜雪更番的來去，一點兒光明也沒有，這樣的漫漫長夜，已經二十年了。這都是一種雲在作祟。那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是太平洋上的大風暴吹過來的，這是大西洋上的狂飆吹過來的。還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揸牀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發出來的。那些會畫符的人——會寫借據，會寫當票的人，就用這些符籙在呼召。那些吃泥土的土蜘蛛，——雖然死了也不過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貴體，可是活着總要吃這麼一二百畝三四百畝的土地，——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裏裝着鐵心肝鋼肚腸的怪物，又豎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那裏噴着。狂飆風暴吹來的，血肉蒸發的，呼召來的，吐出來的，噴出來的，都是這種雲。這是戰雲。

難怪總是漫漫的長夜了！

甚麼時候才黎明呢？

看那剛剛發現的虹。祈禱是沒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那虹發現的地方，已經有了小小的雷電，打開了層層的烏雲，讓太陽重新照到紫銅色的臉。如果是驚天動地的霹靂——這可只有你自己做了雷公公電娘娘才辦得到，如果那小小的雷電變成了驚天動地的霹靂，那才撥得開這些愁雲慘霧。

非洲鬼話

軍營的蓬帳支在靠近沙漠的荒原上。『這裏，現在雖然是荒原，不久就要有萬道長虹的電炬，光怪陸離的玻璃窗，莊嚴燦爛的圖書館……一切，一切足以代表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只要能够征服這些蠢如鹿豕一點兒「國家民族觀念」都沒有的非洲土人』。火一般的太陽回家去了，沙漠裏吹來的熱風還在波動着蒸悶的空氣，飛蟲嗡嗡的……那軍營裏的白人伸開了四肢躺在繩牀上，聽那替他打扇的黑奴講非洲的神話，——雖然這白人軍官時時刻刻驚心吊膽的，因為軍營四周圍的土人都目露兇光的看過他的，他覺得也許立刻土人會來襲擊的，然而已經馴服的黑奴在講着這非洲——這『善良的』而又野蠻的非洲，能够像神鵝似的天天生金蛋的非洲的古代神話，暫且放心的聽一聽罷，神經緊張得要繃斷了，至少要放鬆一下才好。

不對，非洲那裏會有什麼神話！我們的光榮的希臘才會有神話。非洲只會有鬼話。好，就講鬼話罷。

『這樣，非洲是罪孽深重的，上帝震怒了。是在許多年以前，數不清的年數，也許是一萬年，也許是一百萬年以前，上帝還是很仁慈的，像中國孔夫子那樣仁慈，雖則趕不上青出於藍的孔夫子的徒子徒孫，可是比孔夫子也比得上的。仁慈的上帝賞賜給非洲人許許多多牛馬驢騾豬羊貓狗，大概總在三萬

萬隻以上吧。非洲人是很富的。牛馬騾驢替我們耕田拉車，推磨，車水……替我們做一切種種的工，豬羊給我們吃，貓給我們玩，牠是多麼詩人樣的溫柔呵，狗給我們看家，牠是多麼忠實呵，狗本來是最像我們人的，我們人對於上帝也是這樣忠實呢。生活是多麼好。這樣一百年的過去。到了那一年，忽然，忽然出了怪事。我們非洲人也聽見過中國的「封神榜」，那裏的青毛獅子五色神牛等，是會變成人的。我們非洲的怪事就也這樣來。那些牛馬……一批一批的，總之，除出最溫柔最忠實的貓狗，尤其是狗之外，這許多畜生都不甘心做奴才了，都不甘心做坐騎了，都不甘心做刀砧板上的肉了，牠們一批一批的變成人，直立起來。啊呀，那是多麼可怕呀，天昏地黑了。於是乎我們人就想盡了方法去打平這些畜生的犯上作亂。我們的祭師，一隻手捧着符籙，那是上帝的兒子寫的，一隻手仗着寶劍，那是上帝御賜的，去平定大亂。要是中國「封神榜」上的神仙本領就好了，他們祭起某某法寶，立刻叫畜生現了原形，跨上牠的背，騎着就走，還可以揪住牠的領毛，左一個耳刮子，右一記巴掌，問牠甘心不甘心做奴才。但是，我們非洲人不中用，辜負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給我們幫助，派了天兵天將，把要隘守住了。我們用上帝賞賜的種種法寶去殺。那「萬火筒」轟的一聲就轟死幾十幾百隻畜生。那「火鷹」在畜生頭上盤旋着，吐出幾粒仙丹立刻開花出來，就炸死幾百幾千。這叫做放天火。這是最神妙的法寶。有一隻火鷹，是用三十萬萬個七兩二銀錢子鍊出來的，其餘的成本雖然輕些，也都要用新舊金山的金銀，大西洋的海水鍊出來。至於地上的「連珠火龍」那也够厲害，「塔塔塔塔」的吐出血紅的舌頭，就這麼一掃就可以「舌尖兒橫掃五千人」，教那些畜生變了人仍舊是個死。不過，最可惡的是：第一，這些畜生死不完，每天打死殺死燒死五六千，有時一兩萬，據說當時這樣殺了整整十個月，結算